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

人物類型與 中國市井文化

王元王鈞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

人物類型與
中國市井文化

王元王鈞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人物類型與中國市井文化／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

--初版-- 臺北市：臺灣學生，民84

面；公分

ISBN 957-15-0668-0 (精裝)

ISBN 957-15-0669-9 (平裝)。

1. 中國小說 - 評論 2. 中國戲曲 - 評論

827 07

84000256

人物類型與中國市井文化(全一冊)

主編者：淡江大學中文系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發行人：丁文書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八號

電話：三六三 四一五六

FAX：三六三 六三三四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印刷所：常新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板橋市翠華路八巷一三號

電話：九五二 四二一九

定價：精裝新臺幣三二〇元

平裝新臺幣二六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元月初版

19504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668-0 (精裝)

ISBN 957-15-0669-9 (平裝)

序

中國社會與文化一直是淡江中文系所研究的重要領域，而「第六屆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的舉辦，不但說明了淡江中文系所的持續努力，也象徵著新學術研究領域的形成。身為淡江中文系所的一分子，一方面有著無比的興奮與喜悅，一方面也有著繼往開來的期許與使命。

中國社會與文化原本就有著極為豐富的内容，而本次會議特別扭轉一般學院對上層文化現象的重視，改而試圖重新面對大眾平民的生活内容與文化意向，由此而能充分展示、反省中國市井文化之深層意義，並對上層文化現象加以比較、整合，勾勒出更為完整的而深入的文化理解。人是文化的主體，因此在論及市井文化之時，對其文化主體的人物類型，當然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了。更具體地說，我們可以通過人物類型及其性格，做為掌握中國市井文化的主軸，並進而展示中國市井文化中諸多的社會意義。我們由此次會議論文内容之豐富可以明顯看出，此次會議主題是十分相應、契合於中國文化特質的。此中至少有二義可說：

一、人文主義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無疑是居極重要之地位，此由儒、釋、道三教在中國文化中之意義即可看出。以三教為主的中國文化即是以人為中心、以人為本，由是開出其心性論、修養論及外王論的理論體系。因此，中國文化自始便對人有著極高的興趣與極深的研究、體

會；此外，加上史學對人物傳記的說明，以至魏晉對人物才性的品評，皆表現出人物類型問題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性。

二、無論是儒家所主張的「極高明而道中庸」，道家的「和光同塵、跡本圓融」，或是佛教所說「平常心是道」、「日日是好日」、「即九法界而成佛」、都說明中國文化即器明道、即生活顯智慧的獨特風格，而「禮失求諸野」的說法，更暗示了市井文化對生活智慧的豐富蘊藏。如果我們說上層文化現象的研究是「極高明」，那麼市井文化的探討便是返樸歸真的「道中庸」了。這正是中國文化極特殊又極深邃的生命智慧所在。

果如此，則本次會議的論文便不只是相對於上層文化的研究，而更是具體化整合、深入上層文化的深層內涵，自然也就更顯其重要與珍貴了。

此次會議的籌辦，主要是由於本所林保淳教授及林鶴宜教授負責，二位教授分別在中國古典小說及古典戲曲有精深的造詣，經由他們的熱心與努力，使本次會議有著不凡的表現與成就，二位林教授當居首功。此外，王仁鈞教授慷慨揮毫為本書署名，以及助教研究生們的全心投入，都是會議成功所不可或缺。當然，更要感謝全體參與的學者、同學以及教育部、文建會的支持，使我們不但能有豐富的物質資源，更有著深刻的精神提昇。且讓我們以此會議為起點，共同創造更豐富飽滿的研究成果。

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所長

高柏園

八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人物類型與中國市井文化

目次

序	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長	高柏園	I
腐儒、白丁、酸秀才	中正大學專任教授	龔鵬程	一
——市井笑談裡的讀書人			
愛情的煉獄	輔仁大學專任教授	林明德	一九
——以崔鶯鶯、霍小玉與李娃為例			
全明傳奇「生腳」中的老人形象	成功大學專任副教授	高美華	三五
——老新郎與老門生			
論西廂故事中鶯鶯紅娘角色的轉化	成功大學專任教授	吳達云	五五
地理書與方志中的關公傳說	台灣大學專任講師	洪淑苓	八九

——以其地形地物傳說為例

中國話本小說人物之命運觀……………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班……………周純一……一七

——中國話本小說裡的算命先生

論戲曲劇本中的演員……………淡江大學專任副教授……………林鶴宜……一四九

——以詞曲系戲曲為範疇

破壁孤燈零碎月……………花蓮師院專任副教授……………楊振良……一八一

——崑劇《爛柯山》中的崔氏

中國古典小說中的「三姑六婆」……………淡江大學專任副教授……………林保淳……二〇一

《西廂記》的造型藝術……………淡江大學專任教授……………陳慶煌……二四一

——以張生形象之轉化為例

歌仔戲中的「老婆」……………靜宜大學專任講師……………林茂賢……二六九

閩南戲文中的丑角人物形象……………中央大學專任副教授……………李國俊……二九一

——以荔鏡記的林大為例

腐儒、白丁、酸秀才

——市井笑談裡的讀書人

龔鵬程

一、由笑話看文人

我們都曉得，一般笑話的題材多是人類性格上的弱點與形體上的缺陷，如貪、吝、殘、陋和男女性事，均為笑話的好材料。此外則有社會上某類特殊的人士，如僧、道，因其與一般世俗人不同，世俗人亦不免以之為取笑的對象。此舉世皆然者也，東西方的笑話大概都差不多。

但在中國笑話書裡，有一類人占的篇幅最多，地位也最重要，卻不是禿子、瞎子、跛子、呆子或懼內者，亦非僧、尼、道、妓而是讀書人。以《笑林廣記》為例，其書四卷十二部，卷二（形體部）、（殊稟部）譏諷的是形體與稟賦；卷三（閨風部）、（世諱部）、（僧道部）嘲笑的是僧道以及和閨房性交有關之事；卷四（貪吝部）、（貧窶部）、（譏刺部）、（謬誤部）挖苦的則是性格和知識上的弱點。可是，該書卷一（古艷部）、（腐流部）、（術業部）

所談的幾乎都與讀書人有關。要明白讀書人在中國社會裡一般人所知見的形象為何，或者說，要瞧縣市井中對讀書人形象之刻繪為何，這都是最好的材料^①。

二、狗教師驢監生

我常談及一個觀念：中國社會，自唐朝以後，基本上是個文人社會，文人階層是社會的主導力量，文人是社會上最重要的一類人，整個社會也呈現出一種文學崇拜的氣氛。

笑話，固以嘲笑諷譏為宗旨，但我們從笑話書的編輯方式和採錄笑話的數量上，都可以發現那種對文人重視的態度。因為，愈是社會大眾所關心的事，才愈可能成為講述談論的焦點。反映讀書人生活及其形象者，既占《笑林廣記》全書四分之一，更且廁居卷首，其為社會所關注，當是毫無疑問的。這些形象刻畫以及對文人生活境況的敘述，之所以能成為社會上談笑諧謔之對象，自然也顯示了社會上一般人都對文人的生活與思維狀態非常熟悉。這種熟悉，正顯露了我們中國傳統社會的特質。所以值得我們的注意。

可是，在笑話中，讀書人的形象畢竟是不堪的。例如一般家庭常延師授業，教子弟讀書識字，但這些先生們不是滿口別字，就是胡混爛扯，教書全不得法，甚至於還常打居停女主人的歪主意，社會形象簡直是糟透了。

《廣記》卷一載一館師歲暮返家，舟子問：「相公貴庚？」答：「屬狗的，開年已是五十歲了。」舟子曰：「我也屬狗，為何貴賤不等？」又曰：「哪一月生的？」答：「正月」，舟

人大悟曰：「是了，是了，怪不得。我十二月生，是個狗尾，所以搖了這一世；相公正月生，正是狗頭，所以教（音叫）了這一世。」這種嘲教師為狗的例子，並不罕見，如云某教師慣讀別字，某夜誦前後（赤壁賦），竟唸賦為賊。剛巧有小偷正準備穿箭而入，聽他唸這前拆壁賊如何如何，大驚。及繞到屋後，又聞他唸這後拆壁賊如何如何，不覺嘆道：「人家請了這樣的先生，連看家狗都不消費了！」

學生在這些白字連篇、文理不通、行為不端的教師手上，當然學不著什麼真本領，即或勉強入學，讀來也甚為辛苦。故《廣記》載一生考試不能完卷，置於四等受朴，他對友人解釋道：「我缺得這半篇。」友曰：「還好，若作完，看了定要打殺！」又有一秀才將試，日夜憂愁，其妻道：「看你作文如此艱難，好似我們女人生產一般。」夫曰：「還是你們生子容易些。」妻問：「怎見得？」夫答：「你是肚子裡有的，我是沒東西在肚裡的。」無論童生、監生、廩生、秀才，都常受到這類譏嘲，謂其為白丁。所以說，若教師的形象如狗般卑賤，學員之形象便如驢了：「有監生穿大衣、帶圓帽子，著衣鏡中，自照得意，指謂妻曰：『你看鏡中是何人？』妻曰：『臭馬驢，你做了監生，連自（同「字」）不識！』」②

讀書人的出路，是入泮，然後參加科考，以便進入官僚體系中去任職。然而學既沒真學到些本事，「學而祿在其中矣」的境界便終身不能到。某些人蹭蹬一生，老死牖下；某些人則捐貲走門路勉強混個功名。笑話中言此者甚多，如云：「府取童生祈夢，問道可望入泮否。神問曰：『汝祖父是科甲否？』曰：『不是。』又問曰：『家中富饒否？』曰：『無得。』神問曰：『既是這等，你做什麼夢？』」又，「一童生拔鬚赴考，對鏡恨曰：『你一日不放我進

去，我一日不放你出來。」均是嘲人無緣於科名的。「有以銀錢夤緣入泮者，拜謁孔廟。孔子下席答之。上曰：『今日是夫子弟子，禮請坐受。』孔子曰：『豈敢！你是我孔方兄的弟子，斷不受拜。』」，則是譏人夤緣混得功名的。

不論獲得功名是用了什麼方法，一旦得了功名，讀書人便抖了起來，自以為高人一等，故笑話說：「監生至城隍廟，旁有監生案塑鑑生娘娘像。歸謂妻曰：『原來我們監生恁尊貴，連妳的像早已都塑在城隍廟裡了。』」又：「城裡監生與鄉下監生各要爭大。兩人爭辯不已。因往大街同行，到一大門第，首匾上『大中丞』三字，城裡監生倒看，指謂曰：『這豈不是丞（城）中大？』又到一宅，匾額是『大理卿』，鄉下監生忙曰：『這是鄉裡大了。』」兩人各不見高下。又來一寺，門首上題『大士閣』，乃彼此平心和議曰：『原來閣（各）士（自）大。』」

此類人等，縱或入官，亦是昏官貪官。笑話中譏官之昏瞶貪贓者，不計其數，若論其形象，《廣記》中載一詩曰：「黑漆皮燈籠，半天螢火蟲，粉牆畫白虎，墨紙寫烏龍，茄子敲泥磬，冬瓜撞木鐘，惟知錢與酒，不管正與公。」可謂曲盡形容。簡單地說，大約也像狗：「有市井獲封者，初見縣官甚躊躇，堅辭上坐。官曰：『叨為令郎同年官，論理遠該侍坐。』封君乃張目問曰：『你也是屬狗的麼？』」

三、酸書生窮秀才

有一教師卒後遇見閻王，閻王認爲他騙人館穀，誤人子弟，謫往輪迴變做豬狗。該教師乃哀乞道：願做母狗。閻王問其故，曰：「因《曲禮》有言：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

這些讀白字的先生，近似白丁的監生、廩生，墨紙寫烏龍的官員，以及落拓不得志的學官、流浪民間的醫卜命相之士，大約就是我們傳統社會中對大部份讀書人的認知。讀書人的形象，實在是既酸腐又可笑的，《笑林廣記》以其爲第一等可笑之人物，並特立〈腐流部〉以居之，良有以也。

笑話之所以令人覺得其所述之事確實可笑，有幾種原因，其一是人物之行爲違背了他自許以及社會所公認而應有之角色與形象，例如僧尼的社會角色和行爲規範，就是要出家、守戒、持律、茹素，但偏有許多僧尼達不到這種他們所自許以及社會對其角色認知之標準，遂不免爲人所訕笑，成了笑話書中的好題材。另一種情形，則是暴露了真相，把社會上某些不可明言之事物、觀念及心態等，用笑話巧妙地表達了出來，令人洞見其荒謬之本質。有關讀書人之笑話，大抵就兼有以上兩種性質。^⑨

因此，讀書人事實上並不會讀書，即爲其遭人恥笑之最基本原因。因他違背了他的本分以及社會對其角色之預期。而這種人又比比皆是。天下所謂的讀書人，雖入學或任教，真有幾個人把它當回事？非學以爲祿利，即是彼此矇混以求考試過關順利取得文憑。這是大家都深知的真相，所謂讀書求學，實即此耳。只不過平時大家都還裝模作樣，自欺欺人一番，誰也不願明言道破。笑話以此爲題，杜撰情事，直揭本真。偽飾一去，大家遂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話的揭露功能，以及它所產生的道德自省之淨化功能，即由此而生。

通過這些揭露，可以使我們了解：在一個文士崇拜的社會中，文士之實際生活及行為狀況，竟與社會對它的期許和他們所自居的位置，頗不相稱。一般的文獻，多只能看見士人理想面的陳述，唯有透過這類市井笑談，我們才能明白士人真實的生活以及他們在這個社會中荒謬的處境。

四、儒生荒謬的處境

《廣記·腐流部》第一則謂：「一教官辭朝，見象低迴留之不忍去。人間其故，答曰：『我想祭丁的豬羊，有這般肥大便好』」；第二則：「歲貢選教職，初上任，其妻見衙，不覺放聲大哭。夫驚問之，妻曰：『我巴得你今日，只道出學門，誰知反進了學門！』」第三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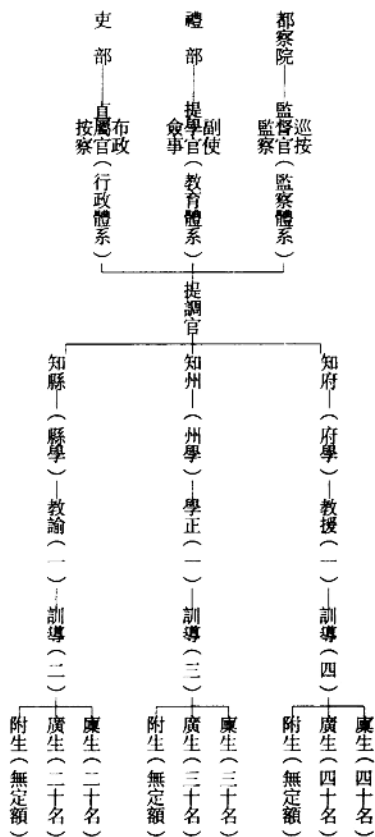
腐流也者，依劉邵《人物志》所謂「人流十二業」之說，文章家本居其中一流，但現在這些教官（訓導、教諭、學正、教授等）及學生（廩生、廣生、附生等），却是社會中的酸腐流品。其酸與腐，事實上即肇因於他們所稟持的教養及其特殊之身分，使其行事不能不多所矜持考慮。可是在實際生活中，他們的處境却與其身分教養極不搭調。

以前文所舉「教官」為例。這是明朝的制度。明朝重科舉，以《五經大全》等取士，整個官學體系自然是其維持政治運作的基本結構，所以儒學教育與其官僚系統是相聯結的，故曰：「天下之治亂，繫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官之重，無如教官重」。教官一職，影響及於政治、社會、教育、學術各個方面，既是社會之人倫表率，又是教育的教化官師、學術

• 才秀酸、丁白、儒腐 •

的傳述推動者，也是培養官吏人才的關鍵人物，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有建言、典試的合法政治權，有興學、教化的合理社會權，其位亦不可謂不高。再試看下列各省學政體系表，知府、知縣、知州均隸屬於這個學政體系，且除了禮部提學以外，都察院監察體系及吏部行政體系亦均為整個學政系統之一環，即可知明朝的教育學官實為其政治運作之核心部份。^④

明代十三省學政體系表



然而，學官如此之重要，位望如此之崇高，責任如此之重大，其官階究爲幾品耶？謹答之曰：不入流品。除九品府學教授以外，州學正以下各等，均屬於政治官僚結構層中不具位階的「剩員」。^⑤

天下郡縣均立學校，正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但元朝的教授尚爲八品官，明朝一矯其「九儒十丐」之劣習，乃竟將教授降爲從九品，並降學正之從九品爲不入流，成爲與首領官、雜職官同一類的雜職，其地位大約近於驛丞、陰陽典術、醫學、訓科、僧正、道正，毫無尊嚴可言，故雷禮〈河南參政王遵嚴墓表〉云：「故事，學官迓上官，類跪輿台前，不以禮處之」，其卑微可知矣。

位卑，自然俸薄。明朝官吏俸祿本來就比前代少，教官更可憐，州學正不過每月米二石五斗，縣教諭每月米二石，跟七品知縣的七石五斗固然差得甚遠，與一般民衆之生活水準也距離不小。《明史·孔友諒傳》說：「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畜與道路往來費，安所取資？貪者放利行私，廉者終窶莫訴」，即指此類生活之窘境。國子監教職員待遇雖較地方官學人員好得多，但以其學生之月俸來看，亦不過每月五點五石，折合當時之銀價，是每月可得一點三七五兩（以正統年之物價爲準），寒窘可知。

教官的來源很廣，監生、貢生、舉人、副榜、甚至進士都可能除任教職。但無論誰來坐此冷衙門冷板凳，均不免沈滯冗散，貧困以終。設非立志獻身教育的狂熱份子，否則誰不視此爲畏途？《廣記》載學官見象而思祭丁之豬羊太瘦，貢生妻一見到是分發爲教職便放聲痛哭，皆實錄也。笑話書在供人「看笑話」之際，即揭露了這個荒謬的處境。

吳智和《明代的儒學教學》一書，曾明確地指出：「如此設計規劃教官為品卑俸薄的雜職官，一方面壓抑教官祿養的尊嚴，一方面又擡高教官師儒的重責，是既矛盾又無理的強控手段與專權心態。」但連他也不曉得明朝主政者「是根據何等因素來考量與權衡」^⑥。

五、三重失落的人生

儒士文人之所以會落入這麼荒謬的處境，原因甚為複雜，勉強地說，它是面臨了幾個方面的失落。——

自從儒學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型態，並與官學體系緊密結合後，儒學即面臨其本身的異質化危機，「君子謀道不謀食」的儒學，事實上是在「祿利之途使然」的情況中發展起來的。這本身即為絕大之諷刺，本身即是荒謬的。儒學的超越流俗性格、理想色彩、學以為己的態度，均已失落，不復存在。^⑦

迨唐朝以後，科考取士之制度逐漸定型並擴大為官僚體系之主要支撐，儒學遂更轉而成為文章之學，「明經」漸衰，辭賦當令，馴致儒學的道德踐履性質及經濟政事的内容，也轉向成了辭華文筆的講求，這可稱為第二度的失落^⑧。新的失落，加上舊的異化，所出現的新局面，大約即可用宋真宗的《勸學歌》來形容：「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此勸學歌其實也就是勸世歌。整個社會上對讀書的目的與意義，即由此認取。所謂讀書

人，即是讀書，識字，作文章，以應科舉，然後任官，位高祿厚之人。

但是，既然整個社會都以此為榮顯之道，以此為祿利之途，參與到這條路上來競走的人當然就不會少。《明史·選舉志》云天下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教官四千二百餘員。吳智和統計一四〇府，一九三州，一一三八縣的教官數，認為兩直隸、十三省的教官應有四八八六人。故若合計羈縻地區及衛所在內，教官當超過五千人。教官在一個縣裡其實只有三人，一個州學裡只有四人，因此教官數額如此之高，正顯示學生數量之多^①。洪武廿六年南京國子監生即達八一二四人，永樂二十年則有九九七二人。地方官學的學生員則將達五二四四〇人以上，何況還有官學之外的大量民間塾館（書院即有一二三九所，其他宗學、社學、義學、私塾、難以數計），日夜教養生徒，來鑽這科舉的窄門。其結果當然是得雋者少，失望者多，笑話中屢屢嘲笑那些考了又考、考到老、考不好的老童生，或赴考而下第者。如：「縣官考童生，至晚忽聞鼓角喧鬧，問之，門子稟曰：『童生拿差了拐杖，在那裡爭認』」；「一舉子往京赴試，僕挑行李隨後。行到曠野，忽狂風大作，將擔上頭巾吹下。僕大叫曰：『落地了』，主人心下不悅，囑曰：『今後莫說落第，只說及第』。僕領之，將行李掄好曰：『如今憑你走上天去，再也不會及第了』」。此等笑談，正為辛苦科考者的寫照。

如果老是考得不如意，怎麼辦呢？一種是不到黃河心不死，鞠躬盡瘁。但這得有些本錢，方能坐吃而山不空，由你一考再考；一般人總得想法子糊口。然而不幸的是：他們除了讀書作文之外，缺乏一切技藝。這即是儒士文人社會性的失落。

他們只會吟哦古籍，因此與現實世界頗有距離。從社會生活面看，他們乃是不能處理現世